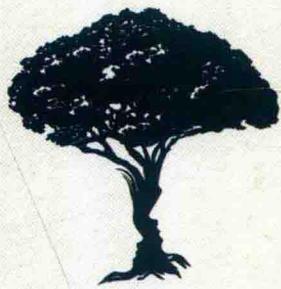


〔英〕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陈锦慧 译

# 北方与南方



*North and South*

玛格丽特对基本人性与人权的信任与尊重，  
都将在冷冽的北方受到挑战。

〔英〕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陈锦慧 译

# 北方与南方

海南出版社

North and South

By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8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方与南方 /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著；陈锦慧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North and South

ISBN 978-7-5443-8433-9

I . ①北… II . ①伊… ②陈… III .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4133 号

## 北方与南方

作 者：(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译 者：陈锦慧

监 制：冉子健

责任编辑：张 雪

策划编辑：朱庭萱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郭亚楠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黄厂路 3 号院 7 号楼 101 室

电 话：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投稿邮箱：hnbook@263.net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4.125

字 数：420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8433-9

定 价：59.8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 目 录

contents

导 读 棉絮飞扬下的浪漫 // 001
第一章 婚前忙忙忙 // 007
第二章 玫瑰与荆棘 // 016
第三章 欲速则不达 // 024
第四章 疑惑与艰难 // 033
第五章 决 定 // 043
第六章 离 别 // 054
第七章 新环境新面孔 // 060
第八章 思 乡 // 067
第九章 换装赴晚宴 // 076
第十章 锻铁与纯金 // 081
第十一章 第一印象 // 089
第十二章 早晨的拜访 // 097

- 第十三章 闷热环境里的习习凉风 // 103
- 第十四章 叛 变 // 110
- 第十五章 厂主与工人 // 116
- 第十六章 死亡的阴影 // 130
- 第十七章 何谓罢工? // 137
- 第十八章 喜爱与憎恶 // 145
- 第十九章 天使降临 // 153
- 第二十章 男子汉与绅士 // 164
- 第二十一章 暗 夜 // 173
- 第二十二章 打击与余波 // 180
- 第二十三章 错上加错 // 192
- 第二十四章 误解澄清 // 199
- 第二十五章 弗雷德里克 // 204
- 第二十六章 母 与 子 // 214
- 第二十七章 水果静物画 // 219
- 第二十八章 悲伤中的慰藉 // 225
- 第二十九章 一抹阳光 // 241

- 第三十章 终于到家 // 247
- 第三十一章 “旧识该遗忘吗？” // 258
- 第三十二章 厄运连连 // 268
- 第三十三章 平 静 // 273
- 第三十四章 真与假 // 278
- 第三十五章 赎 罪 // 283
- 第三十六章 团结未必力量大 // 296
- 第三十七章 遥想南方 // 307
- 第三十八章 承诺实现 // 317
- 第三十九章 结为朋友 // 329
- 第四十章 格格不入 // 337
- 第四十一章 旅途的终点 // 350
- 第四十二章 孑然一身 // 361
- 第四十三章 玛格丽特迁居 // 371
- 第四十四章 舒适不等于平静 // 379
- 第四十五章 不全是梦境 // 389
- 第四十六章 今与昔 // 392

- 第四十七章 若有所失 // 409
- 第四十八章 “从此无迹可寻” // 414
- 第四十九章 找回平静 // 420
- 第五十章 米尔顿的变化 // 426
- 第五十一章 重逢 // 434
- 第五十二章 “乌云散去” // 440

## 棉絮飞扬下的浪漫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最擅长描绘当代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潮流下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磨合，即所谓“英国当代情境”（the Condition of England），作品通常以她居住的英国北方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为摹写典范。《北方与南方》（1855）承袭她第一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对工业革命下资本家与劳工相对状况所表现的悲悯关怀。但在《北方与南方》中，盖斯凯尔对男女主角爱情的铺陈更有精彩纯熟的掌握，放在工业发展的复杂脉络里，其错综复杂的情形对于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经济整合庞大冲击的我们，或许一点也不陌生。制造业经济发展的动荡因素包括：英国棉花纺织业已逐渐失去全球市场竞争力；工人要求加薪以应付越来越高的粮食费用；美国棉花业的原料供应也出现问题；殖民地印度的纺织业削价竞争；爱尔兰工人因为大饥荒即将来临，宁愿到英国来接受更低廉的薪水，因而对采取罢工要求加薪的当地英国工人造成威胁，等等。困难重重的爱情与工厂的恶劣环境，还有罢工所引起的社会治安与武力镇压的危机，交叠进行，高潮迭起，比起《玛丽·巴顿》来说，盖斯凯尔对人性的观察更为精炼。

盖斯凯尔对下层阶级的描写除了生活风俗之外，更试着以非标准的英文表现工人阶级生动活泼的方言或俚语。盖斯凯尔自己的背景与丈夫的神职工作都属于英格兰北方的非英国国教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

Church)。此教派以耶稣的人性为标竿，不承认神圣三一的教条，强调宗教良知与理性为教育的中枢。基于此，她期许自己的作品可以为社会不同阶级搭起感性互信的桥梁。但一些苛刻的批评家还是论道，出身中产阶级的盖斯凯尔，虽然对劳工表示同情，也仍是以中产旁观者的高姿态，仔细描绘劳工的衣食起居与语言，主要为了不让她的中产读者对劳工因为陌生而害怕畏惧，但她仍是站在自己的舒适圈窥探劳工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这种立论未免失之公允。读者可以归结出自己的答案。

《北方与南方》设于 19 世纪 50 年代，正是欧陆各个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或统一的时刻，工业发展领先欧陆的英国则在这样动荡的大环境下，逐渐感受到社会内部各个阶级彼此的冲突，尤其是中下阶级长期受到压抑而产生怨怼，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迫切。执政者也同时试图巩固其海外帝国的势力。从 19 世纪初便有雏形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赋予资本家极高的权力，不免与基督教为主调的旧道德经规范相冲突。

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赫尔就像是读者的代表，从优渥富裕的南方进入风云诡谲的北方工业城，从旁观察工业城里资方与劳方明明相互依存，却要彼此对立、互相牵制，她深深感到忧虑，也企图从中协调，过程非常艰辛危险。玛格丽特怀着前一世代的浪漫主义对基本人性与人权的信任与尊重，而这一切都将在冷冽的北方受到挑战。

小说以玛格丽特表妹的婚礼准备开始，凸显出原在英国南部位于新森林 (New Forest) 的赫尔斯通 (Helston) 长大的玛格丽特，幼时便由担任神职工作的父亲安排到伦敦姨妈家里与表妹一起接受大都市的淑女养成教育。所以对玛格丽特来说，到北方之前，已经历过恬静乡间与伦敦大都市两种不同的生活，都是富裕鼎盛之地，新森林是英国皇家传统的狩猎之地，田园历史悠久，生活恬静；伦敦则是大英帝国的枢纽。后来又因父亲对英国国教失去信仰，辞去神职，与妻女搬到位于英格兰北方的米尔顿 (Milton，暗指曼彻斯特)，以不稳定的私人教职维生。这正反映了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宗教信仰正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冲击，主流的英国国教因为天主教复权的庞大压力，迫使非主流的其他新教教派要表态归队，反而逼得原本便对英国国教所谓高教会教条有所质疑的人士，对宗教失去信心。

这部小说依循着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英国加速发展的两个北与南的轴线进展。有评论者认为此书是盖斯凯尔向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致敬之作，尤其是《傲慢与偏见》。不过，盖斯凯尔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在道德、爱情、阶级文化冲突之间的成长。相较于奥斯汀局限在阳光普照的英格兰南方，盖斯凯尔更指明了所谓文化鼎盛的南方，其实奠基于北方这个财富的生产者。而今工业生产已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工厂里棉絮飞舞，仿佛是雪花弥漫的地狱，成年男女跟着纺织机前进后退，有些人已经染肺病，小孩们忙着在纺织机工作告一段落之际，匍匐到机器下捡拾掉落的棉花球，还得敏捷起身，因为机器一开动，便有生命危险。在这个只有利益计算、工人与老板均得配合机器运转而调整作息的工业城，人人都愁苦不堪，但纺织业已经失去荣景，因为市场开始萎缩，还有来自殖民地的竞争，资方获利减少，也很难满足劳方提高工资的要求。

男主角桑顿 (John Thornton) 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因为管理有方，也担任行政首长 (magistrate)。桑顿向来以诚实公平为原则，对犯错的工人绝不手软。虽然他让工人了解彼此利益是相连的，他的治理方法还是传统父权模式，认为他不需要向工人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也由于他从小独立坚毅，从不觉得需要关心工人下班后的生活。他与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交集，在于他受教于玛格丽特的父亲。桑顿的父亲因为投资失败自杀身亡，他很小便辍学扛起家庭生计，现在才有闲暇重新拾起古典教育，他选择的读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见他在利益计算、纪律维持的实际生活外，仍怀抱一份高远、出世的理想。

小说里除了暴力结束罢工的场景集聚了劳资双方剑拔弩张的压力外，还有两个场景展现了盖斯凯尔敏锐的人性观察与社会记录：一是桑顿到老师家喝茶时，充满了对代表英国高级社会茶礼仪的期待，桑顿的豪宅布置华美也一尘不染，自然熟悉饮茶文化，所以他对玛格丽特作为饮茶时的女主人的种种臆想与期待，其实只说明他对玛格丽特的好感，希望趁机多了解她，而非真正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但玛格丽特却因为先前得帮忙洗晾窗帘，饮茶时已经累得呵欠连连，也说明了精致仪式实际上需要劳力付出；二是伦敦的世界博览会 (The Great Exhibition)，在当时新式钢铁与玻璃打造的宏伟建筑里，各国展现了其最尖端的科技与

工艺，也包含了英国国内的新式制造机器。就在这个场合，南方与北方两组人马互相较劲。

小说的结尾展现了盖斯凯尔少有的幽默，或许沿袭了奥斯汀轻巧嘲讽的遗绪。2004年BBC制作的剧情电影将结尾高度戏剧化，场景搬到火车站，各往南北的火车在一站交会等待，玛格丽特从原来与追求她的律师同坐的车厢里走出，与桑顿在月台偶遇，冰释一切误解，然后律师明白自己没有机会得到玛格丽特的芳心，只得愣愣地将行李交给她。桑顿原本已经面对北上的车厢要离开，不料玛格丽特来到跟前，他以极具磁性的低沉嗓音问道：“你打算跟我回家吗？”这个场面调度虽然不是小说原本安排，却为小说的双重情节做了最好的诠释，也在画面上提供了完美句点。影片里饰演桑顿的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说到这个角色对他的吸引力便是一种深沉的矛盾：拥有至高权力的企业家与市长，内心却极其脆弱渴望爱情。

除了高潮迭起的情节外，小说里逐渐堆栈的物质也很吸引人，从一开始，精致昂贵的印度披肩（Indian shawl）便是玛格丽特表妹的婚礼焦点。由于盖斯凯尔以写实手法为出发点，我们很清楚地看出物质作为室内摆设、人物装束，除了表示拥有者的成长背景、社会地位与美感品位之外，也与国内传统手艺、工业发展、市场潮流与帝国扩展息息相关。其实这也是《傲慢与偏见》中耽溺呈现的，盖斯凯尔的关怀更广阔些。男主角的豪宅建在工厂旁，可以方便管理监控，其实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工厂是自己家族东山再起的基础，不可懈怠。所以他的房舍与工厂就像代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的绅士传统与文化价值的彭伯里庄园（Pemberley Estate）一样，具体表征桑顿白手起家的勤奋踏实精神与对文化、美感的憧憬。小说里除了与北方纺织业有关的棉布、相对高价位的麻布外，还有壁纸、蕾丝等等与女性空间与经验相关的物品。盖斯凯尔能同时关注这些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最令人钦佩。

台大外文系教授 吴雅凤

本篇故事最初在《家常话》杂志连载，一来必须顺应周刊作业流程，二来为求紧扣读者心弦，未能免俗地牺牲些许自由挥洒空间。尽管这些限制已经降到最低，作者仍因此无法以最原始的构思铺陈故事，以致内容情节行色匆匆奔向结局。为求弥补一二，作者在原来的架构上插入许多小段落，也添补几个新章节。谨此简短说明，至祈读者赏识：

“以谦卑至诚之心，恳请诸君以仁慈与悲悯，包容此疏漏之作。”<sup>①</sup>

<sup>①</sup> 此句摘自英国修士兼诗人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 1370—1451）译诗《农夫与鸟》（The Chorle and the Bird）。



## 婚前忙忙忙

觅得佳婿，披上嫁衣，如此这般。<sup>①</sup>

“伊迪丝！”玛格丽特轻声呼唤，“伊迪丝！”

玛格丽特没猜错，伊迪丝睡着了。她蜷起身子躺在哈利街这栋房子内厅的沙发上，轻柔的纯白洋装搭配淡蓝缎带，衬托出她的娇美。倘若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里的仙后泰坦妮亚也是一身轻柔白洋装配淡蓝缎带，在某个内厅的绯红锦缎沙发上入睡，伊迪丝大有可能被误认是她。玛格丽特衷心赞叹表妹的姿色。她们从小一起长大，伊迪丝的美貌赢得所有人赞赏，唯独玛格丽特从不置评，因为她没想过这件事。然而，过去这几天她却深有同感。两人分别在即，她更珍视伊迪丝的各种讨喜性格与迷人特质。近来她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婚纱、婚礼、新郎伦诺克斯上尉，以及一对新人即将在新郎所属军团驻地科孚岛展开的新婚生活。她们也聊到以后钢琴恐怕很难找到人定期调音（伊迪丝仿佛觉得这会是她婚姻生活最大的困扰），以及去苏格兰度蜜月时伊迪丝该带哪些衣裳。她们聊着聊着，原本的轻声细语渐渐夹带昏沉睡意。停顿半晌后，玛格丽特发现果不其然，尽管隔壁房间叽叽喳喳话声不断，伊迪丝依然在沙发上进入了安详的餐后小憩，缩成一团柔软棉布衣裳、蓝色缎

① Wooed and married and a', 苏格兰民谣曲名。

带与细滑鬈发。

玛格丽特正想告诉伊迪丝，自己对回到乡下牧师公馆后的生活有些什么计划与憧憬。牧师公馆是玛格丽特父母的住处。过去近十年来，姨妈家等于是她的家。她偶尔回乡小住，度过愉快的假期。既然唯一的听众睡着了，她只好静静思考接下来的变动。这次跟慈祥的姨妈和亲爱的表妹分别后，重逢之日遥遥无期，心中不免遗憾。不过，终于可以回到赫尔斯通的牧师公馆，承担起独生女儿的重责大任，她还是相当兴奋。隔壁的谈话声断断续续传进她耳里，姨妈陪着来家里用餐的五六位女士在说话，那些女士的先生还在饭厅。这些人都是家里的常客，是附近邻居，姨妈和他们之所以建立友谊，是因为她刚好经常跟这些人用餐，也因为如果她和伊迪丝有事找这些人，或这些人有事找她们，彼此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午餐前造访对方。今天的晚宴是为即将出阁的伊迪丝办的惜别会，这些人以好友身份应邀前来。原本伊迪丝不赞成办这次餐会，因为伦诺克斯上尉这天稍晚会搭晚班火车抵达。只不过，纵使她娇生惯养，个性却漫不经心、大而化之，没有太多主见，所以，当她发现母亲已经安排好了晚宴后，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母亲预订了一些应时的佳肴美馔，因为人们认为这可以对治惜别餐会上的感伤情怀。她自顾自地靠向椅背，坐在位子上，拨弄盘中菜肴，面色凝重、心不在焉，餐桌上其他人都开心地倾听格雷先生的高谈阔论。格雷先生来肖太太家做客时，总是坐在餐桌末端，也总会央求伊迪丝到客厅弹奏几曲助兴。这次惜别餐会上，格雷先生格外逗趣，男士们留在楼下饭厅的时间也比平时来得久。玛格丽特听见女士们的谈话内容，觉得男士们慢点上来也好。

“我以前没少吃苦啊，倒不是说我跟过世的将军的婚姻有多么不美满，只是，年龄差距确实是个障碍，我绝不让伊迪丝步上我的后尘。当然，不是我当妈妈的偏袒自己的孩子，我一直有预感亲爱的伊迪丝会嫁得早。真的，以前我就常说，她一定会在十九岁生日以前出嫁。所以，伦诺克斯上尉出现时，我就有预感……”这时她刻意压低嗓门，跟客人们窃窃私语。

玛格丽特能轻而易举地填补那段空白。伊迪丝这场真爱进行得特别顺利，她年轻貌美，将来可望继承家产，姐妹淘都认为她可以嫁个条

件更好的对象。但肖太太最后还是接受了自己所谓的“预感”，甚至催促小两口尽快成婚。她说她唯一的孩子必须为爱而嫁，说这话时还煞有介事地叹息一声，仿佛当年她下嫁将军不是为了爱。对于这桩婚约的浪漫色彩，肖太太似乎比女儿更兴高采烈。倒不是说伊迪丝爱得不够情真意切、不够矢志不渝，只是，相较于伦诺克斯上尉描述的那些未来在科孚岛如诗如画的生活样貌，她更喜欢住在伦敦上流住宅区的豪宅里。玛格丽特听伦诺克斯上尉说起科孚岛美景时，眼神总是为之一亮，偏偏伊迪丝会故意打起哆嗦，装出畏惧神情。部分原因在于，她喜欢在心爱的情人温言软语哄劝下，勉为其难地接受不喜欢的事物。另外，也因为她真的不喜欢那种居无定所的吉普赛式军旅生活。只不过，就算她身边出现拥有华屋、恒产，外加高贵头衔的追求者，在那人消失以前，她会紧紧抓住伦诺克斯上尉。一旦追求者离去，她也许又会不加掩饰地唉声叹气，埋怨上尉没能集所有优越条件于一身。在这方面可说是有其母必有其女，肖太太当年选择肖将军，纯粹只是爱慕他的人品与地位，婚后虽然没有明说，暗地里却经常哀叹命苦，惋惜自己嫁了个不爱的男人。

“我帮她置办嫁妆一点都不吝啬。”

玛格丽特又听到她说了下一句话——

“我把将军买给我那些漂亮印度披巾都给了她，我反正用不上了。”

“她可真走运。”另一个声音说。玛格丽特听得出来那是吉布森太太。吉布森太太对这些话题特别感兴趣，因为她有个女儿几星期前才出嫁。

“海伦原本打定主意要一条印度披巾，后来我发现价格太贵，只好拒绝她。她听说伊迪丝的嫁妆里有印度披巾，羡慕得不得了。您给她的是一哪一种披巾？德里的吗？有漂亮滚边那种？”

玛格丽特又听见姨妈的声音，这回像是从斜倚的姿势坐起身来，探头望进光线较为昏暗的内厅这边。“伊迪丝！伊迪丝！”她喊了两声，又靠回椅背，仿佛直起腰身的动作让她感到疲累了。玛格丽特向她走过去。

“姨妈，伊迪丝睡着了。需要我帮忙吗？”

女士们听见这个叫人心疼的消息，纷纷说道：“可怜的孩子！”肖太太怀里那只迷你宠物犬也出声吠叫，仿佛感染到众人的同情心。

“泰妮，安静！你这淘气的小丫头！别吵醒小姐。我只是想让伊迪

丝去叫牛顿把披巾拿下来。亲爱的玛格丽特，或者你去跑一趟？”

玛格丽特走上楼，到屋子顶楼的旧儿童房，牛顿在那里忙着准备婚礼要用的蕾丝花边。牛顿转身去拿（免不了嘟嘟囔囔地埋怨）当天已经展示四五回的披巾，玛格丽特趁机环顾儿童房一圈。这是九年前她熟悉的第一个房间，当时她还是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孩子，突然被带进这个家，跟表妹伊迪丝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她还记得这个伦敦儿童房当时漆黑昏暗的模样，由严格又古板的保姆负责管理。那个保姆特别在乎双手干不干净，衣服有没有弄破。

她想起第一次在这里吃晚餐的情景，那时爸爸和姨妈在楼梯底下深不见底的地方用餐。因为（当时她心想）除非她身在高空中，否则他们一定是在地底深处。她来到哈利街之前，家里妈妈的梳妆间就是她的儿童房。他们在乡下牧师公馆作息时间比较早，她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唉！如今这个亭亭玉立、高贵的十八岁女孩清楚记得，在那第一天晚上，那个九岁小女孩把头埋在被单里，哭得肝肠寸断；当时保姆呵斥她要她别哭，免得吵醒伊迪丝小姐；记得她哭得很伤心，如何压低了声音继续哭的情形。直到那个她初次见面、雍容华贵的姨妈带着父亲赫尔先生轻轻走上楼来看她，小玛格丽特这才止住哭声，静静躺在床上假装熟睡，免得自己的心酸惹父亲难受。她也不敢在姨妈面前表露自己的哀伤，她觉得自己根本不该伤心，毕竟这件事经过长时间的期待和筹划，好不容易备妥了适合这个华丽新环境的衣裳，父亲也在百忙之中抽出难得的几天空闲，离开教区带她来伦敦。

如今这间旧儿童房虽然已经清空，她对它仍然满怀眷恋。想到三天后就要永远离开，不免像猫儿徘徊旧居般，对这儿时住处感到依依不舍。

“唉，牛顿！”她说，“要离开这个可爱的小房间，我们都会很舍不得。”

“不瞒您说，小姐，我倒是不会。我的眼力比以前退步很多，这屋子光线太暗，我补花边一定得坐在窗子边，可是那里经常冷不防吹来一阵风，几乎会害人染上风寒送命。”

“等你到了那不勒斯，一定会有充足的光线和温暖的天气。你最好尽量把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儿留到那时候再做。谢谢你，我拿下去就行